



(视觉中国)

青梅煮酒话芒种

■叶正尹

芒种时节的雨，下得颇有分寸。既不会耽搁农人收割最后一垄麦子，又恰好润透新插的稻秧。而时节的青梅，也在这雨水中褪去稚嫩，渐渐饱满起来。案头青瓷碗里盛着的几颗，便是这时节最灵动的注解。

清晨的市集，小贩用新鲜芭蕉叶垫着竹篮，梅子挨挨挤挤地卧着，表皮凝着水珠，青中透黄，像是蓄着一整个春天的雨水。选梅要挑硬度适中的，太生的酸涩，过熟的又失了筋骨。回家洗净晾干，以竹签细细剔去蒂部，再与冰糖层层叠入陶瓮，最后注入米酒，密封置于阴凉处。

此时的江南，正上演着“双抢”的农事。麦浪翻金的田野里，收割机的轰鸣惊起栖息的麻雀，而远处的水田里，老农仍保持着弯腰插秧的姿势，如同与时光对峙。他们脊背的弧度，与两千年前汉画像砖上的耕者如出一辙。白居易笔下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”的景象，至今仍在延续。

记得少时随祖父下乡，恰逢芒种。村里老农踩着泥泞的小路，送来新麦磨的面粉，粗布口袋里还沾着几粒未筛选的麦麸。祖母蒸了一笼馒头，那馒头捧在手里沉甸甸的，掰开时腾起的热气里，裹挟着阳光与泥土的芬芳。配着陈年的梅子酒，祖父说：“粮食是土地的恩情，梅酒是岁月的馈赠。”

如今芒种日的朋友圈里，总有人晒出“今日芒种”的节气图，配一句“夏天来了”。而真正的芒种，正在无人关注的田野里，随着麦穗的低头、秧苗的挺腰，沉默地更迭。我每年此时必酿一瓮梅酒，倒不为解暑，更多是守着某种仪式。在空调房的恒温里，保留一丝对自然律动的感知；在外卖便捷的时代，铭记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。

梅子酒酿成需百日。等待的日子里，我常翻几页《齐民要术》，读几首陶渊明的田园诗。酒成启封时，琥珀色的液体里，既封存着初夏的鲜灵，又酝酿着岁月的醇厚。轻啜一口，仿佛饮下了整个芒种的况味，那酸甜交织的滋味，不正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？

或许，我们与土地的联系，就藏在这一瓮梅酒里。当青梅在时光中慢慢沉淀，当米酒渐渐染上琥珀色，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，完成了一次与季节的对话，一次与传统的重逢。

■吴奋勇

清晨，微风吹拂，阳光和煦，小区一派生机盎然，挺拔的凤凰木长得最有精气神了，“叶如凤凰之羽，花若丹凤之冠”，与蓝天相映成趣。

我从树下走过，犹如踏上了红地毯，忽见前方三个孩童围聚在一起，正分享着一小盘鲜红的果子。远远瞧去，还以为是杨梅，见他们吃得那般津津有味，好奇心作祟，我缓步靠近。定睛一看，圆润饱满、色泽诱人的果子，竟是野草莓！我故意发问：“小朋友，你们吃的是什么呀？”“红婆！”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姑娘脆生生地回答，裙摆上还沾着几抹红色痕迹，像是不小心印上的小花。另两个孩子也跟着喊道：“红婆！”

“红婆”二字，宛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湖面，在我心中泛起层层涟漪。这熟悉的方言，我已许久未曾听闻。我试着轻声重复：“红婆。”可话到嘴边，却显得格外生涩、拗口。就在这时，一位老奶奶缓缓走来，她手中捧着个小盒子，热情说道：“吴老师，你也尝一

个。”我面露犹豫，她又连忙补充：“我又去围墙外路边采的，拿回家仔细洗过，干净着呢，甜得很！”其实，我内心馋得紧，不知为何，最终还是婉言谢绝，借口有事匆匆离开。

“红婆，红婆……”这名字在我脑海中不断回响。儿时在老家，每到初夏，山野间处处可见它的身影。山涧旁、小路侧，尤其是田地后壁的草丛中，总能寻到那一抹红彤彤。它们像调皮的小精灵，藏在层层叠叠的草木间，等着孩子们去寻觅采摘。后来才知晓，原来这就是野草莓。熟透的野草莓，恰似皇室女王冠冕上的红宝石，透着诱人光泽。轻轻摘下一颗放入口中，酸甜的汁水瞬间四溢，那滋味令人回味无穷，恨不得再大把抓来尽情品尝。采摘时也有讲究，野草莓熟透后轻轻一碰就会掉落，用力稍猛，会破碎，得用掌心小心翼翼地托住。有时会寻根细长草茎，将果子一颗颗串起，拿着晃悠，和同伴逗着玩；有时会摘几片山芋叶，当作天然的小盘子，手捧着坐在山坡的石头上，边吃边望着远方。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！

想着，想着，脚步不自觉地拐进老友的茶店。店内茶香袅袅，桌上摆着水果、瓜子等小食，一盘色泽鲜艳的草莓尤为显眼。不同于野草莓的圆润，这些草莓呈圆锥形，老友说是昨日在郊外草莓园采摘的，热情地邀我品尝。我摆摆手：“今天刚见着野草莓呢。”“现在乡下野草莓多着嘞！不过，谁还有闲工夫去采哟！”老友边说边取出小木板。我知道他向来点子多，擅长用新奇创意招揽顾客。只见他指着木板上的字笑道：“你去年发表的《忙着种，种着芒》，我特意剪下来贴上了，还加了句——芒种了，大家都忙，请歇歇，来喝一杯茶。”“来，吃颗草莓，应应景！”老友递来一颗，我笑着接过。

哦哦，节气已翻到芒种。“春争日，夏争时”，芒种时节，万物都在争分夺秒地生长，人们也都各自忙碌着。咬一口草莓，酸甜在舌尖散开，恍惚间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踮脚就能摘到野草莓的纯真年代。原来，我们怀念的不只是那一口鲜甜，更是记忆中无忧无虑的旧时光。

芒种时节的菜园子

■廖小冬

因为劳动基地的需要，学校把教学楼旁边的小山坡开垦出一块地来做菜园，老师和孩子们在这一方土地上种出了四季最美的烟火。

推开菜地的小门，就像推开离生活最近的“植物园”。芒种时节的江南菜园浸润在烟雨中，竹架上的苦瓜藤已攀出青玉般的浪头，金盏似的花朵在青绿间明明灭灭。豇豆垂成翡翠璎珞，胀得鼓鼓的豆粒隔着薄皮逐渐透出丰满的纹路。可爱逗人的歪嘴辣椒绿中泛红，似乎满藏着夏季的心思。茄子地里，深紫果实凝着水珠，绒毛上沾满花粉，引来金龟子振翅流连。竹篱笆外南瓜藤正匍匐拓疆，车轮大的叶片挨挨挤挤的，嫩黄花朵下渐大的青果若隐若现。那茬空心菜翻涌着嫩绿波涛，与红苋菜的胭脂云霞撞出斑斓边界。浑圆的黄瓜、害羞的西红柿，憨头憨脑的，都是高矮胖瘦不同的烂漫模样，一副没有被超市“规训”的样子，着实惹人喜爱。

芒种的土地蒸腾着湿热雾气，每寸泥土都在开裂处萌发新芽，每滴梅雨都敲响丰饶的韵脚。“学校劳动基地，蔬菜旺季，欢迎各位老师参观、采摘！”陈老师的这句话，和几张

菜地的照片在学校交流群里炸开了锅，老师们点赞如潮。

作为学校的工会主席，这一片菜地也是陈老师的“责任田”，他带领学生在田间上劳动课的那股劲镶嵌在四季的日出日落里。陈老师的下班时间大多泡在菜地里，拿到地后，挥锄把地翻遍后焚烧黄土，使得本来贫瘠的土地变得丰沃起来。他在书上查找各种种菜的秘诀，什么季节种什么菜，什么菜需要什么肥料，哪种菜一长虫子就在抖音上寻找医治的方法……说到肥料，他有独到秘方——拿个塑料桶去男厕所装童子尿，逐班去说服男同学把尿尿在桶里，经过几天发酵后按比例兑水浇灌菜地。他的蔬菜长势特别好是有原因的，足见每一份收获都是劳动与智慧的结合体。

瞧！又是学生期待的劳动课，陈老师带着一群鸭子般的他们涌进菜园里，这时的孩子们成了《祖父的园子》里的小萧红，极力放飞自我。说是去拔草，可他们菜草难分，有的把菜连根拔起，上完课的陈老师就要在“鸭群”离开后收拾烂摊子，把菜种回原位，再把土压实。下节课再换一

拨孩子来，他得再收拾一摊。孩子们就在他不厌其烦的指导下，认识了各种蔬菜，懂得了生长的意义，明白了“粒粒皆辛苦”的真实含义，也知道了耕作不是简单的播种与收获，而是一场与时光、土地的深度对话。

无疑，芒种的菜地是丰收的节气，菜园子的四季蜂飞蝶舞，它是学校的一道风景，是生命教育的露天课堂，更是学生耕读间的精神还乡。这片土地从不许诺丰收，却慷慨地馈赠比果实更珍贵的礼物——让我们在播种与等待之中，重新学会像植物那样去生长，像土地那样去思考……



投稿邮箱:dnzbq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